

V. S. Pritchett

# 我家姑娘回家时

WHEN MY GIRL COMES HOME

[英国] V.S. 普里切特 著 朱扬明 译



V. S. Pritchett

# 我家姑娘回家时

WHEN MY GIRL COMES HOME

[英国] V.S. 普里切特 著 朱扬明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家姑娘回家时/(英)V.S.普里切特著;朱扬明  
译.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6  
ISBN 978-7-5321-6012-9

I. ①我… II. ①V… ②朱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  
集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46165 号

## SELECTED STORIES

Copyright © V.S. Pritchett 1960, 1961, 1962, 1963,  
1969, 1970, 1973, 1974  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 
2017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., Ltd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6-001

总 策 划:黄育海  
责任编辑:俞雷庆  
特约策划:欧雪勤  
装帧设计:张志全

我家姑娘回家时

(英)V.S.普里切特 著

朱扬明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le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em.com

总 经 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 字数 230,000

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6012-9/I·4800 定价:42.00 元



**SHORT CLASSICS**

短经典

# 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，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莫泊桑，他的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，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法国被占领，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，福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光越多，一

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诃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、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，他的《小公务员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静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是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

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语所说：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是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唯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就可以放心说出，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为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

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道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背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！

现在，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，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。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？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## 目录

|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
| 001 | 幽默感      |
| 021 | 西班牙的罪恶   |
| 029 | 一只苍蝇     |
| 040 | 恋母情结     |
| 047 | 我家姑娘回家时  |
| 113 | 编谎者      |
| 127 | 坎伯韦尔的美人儿 |
| 168 | 你邀请我了吗?  |
| 187 | 绝妙女郎     |
| 201 | 副领事      |
| 211 | 无花果树     |
| 247 | 事本如此     |
| 260 | 臭屁奥利     |
| 294 | 影像行业     |

## 幽默感

故事始于一个周六。那时我接了一件新活，决定周末待在旅店  
里，并且到教堂去晃一晃。

“就你一人？”登记柜台的姑娘问道。

十点之后雨一直下个不停。

“古德先生已经走了。史特克先生也走了。通常会留在这儿  
和我们一起。但是他走了。”姑娘说道。

“那可是他们的错了。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路上跑，就总以为  
自己无所不晓。”我答道。

“你是刚来的外地人吧，对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对。你也是。”我答道。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你说话的口音一听就知道了。”

“点一盏灯吧。”她说。

“让我可以看清你。”我答道。

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。雨哗哗不停地落在办公室的玻璃屋  
顶上。

她的登记台上放着一杯热茶。我说给我也来一杯。她说你要  
什么样的茶我可以告诉他们，但我说只要一杯茶。

“我是戒酒主义者，因为这道上能喝酒的太多了。”

我周末待在这儿是希望星期一上午干活时能保持清醒。此外，在这些小镇上，周日去教堂露个面不无益处。早晨去长老教会教堂，晚上去卫理公会教堂。见人说声“早上好”或“晚上好”。他们会说：“哇，信教的人！真让人高兴！还是一个戒酒的人。”这使得他们第二天读你的新闻稿时会刮目相看。“你喜欢我们这儿的服侍吗？先生大名？”“我叫汉弗莱。”“汉弗莱先生。”瞧，这一招立马见效。

“进办公室里来吧，汉弗莱先生。听听雨声。”她边说边给我倒了杯茶。

我走了进去。

“加糖吗？”她问。

“三块。”我应道。这样我们便开始愉快地闲聊起来。她告诉我有关她自己的一切，然后又转到家庭的话题。

“我父亲在铁道上工作。”她说。

“‘马达声声尖叫，驾驶员拿出折叠刀，把杂音从轮子上刮掉。’”我应道。

“就是那样，”她接着说，“那么你父亲是做什么生意的？你说过他有自己的生意。”

“开殡仪馆。”我说道。

“开殡仪馆？”她追问。

“有什么不对的？很好的生意，跟别的行业一样应时。是高档殡仪馆。”我说道。

“开殡仪馆。”她双手捂着脸边说边笑着。

“嘿，怎么啦。”我问道。

“开殡仪馆的！”她不停地笑着。这让我感到自己像是一个浅薄的笑话。

“别生我气，我是爱尔兰人。”她说道。

“哦，我明白了，”我说，“原来如此，不是吗？有幽默感。”

接着铃声响了，一位女士喊着：“穆丽尔！穆丽尔！”一辆摩托车在门前发出阵阵轰鸣。

“来了。”姑娘大声应道，“原谅我一会儿，汉弗莱先生。别以为我无礼。那是我的男朋友。他喜欢让自己的鸟发出这调门。”她解释道。

她走了出去，但是她男朋友的目光却越过了窗格朝着办公室里张望。他走了进来，身上搭着浸透了雨水的披肩，连头发上都挂满了水珠。头发挺漂亮的，根根伫立着。他像是一直用着廉价的头发油。他没有戴帽子。他瞅了我一眼，我也瞅了他一眼。我不喜欢他的神情，他也不喜欢我的神情。他身上散发着机油、汽油、雨水和雨衣的气味。他嘴大唇厚，颜色非常红。我一眼就认出他是当地修车行老板的儿子。我在停放我的汽车时见过这小伙子。车是公司的，得放在可以锁起来的地方，因为有样品在里面。花了十分钟的时间才将我的意思灌入他的大脑。他看上去好像从未听说过“样品”这词。反应迟钝——你知道乡下那种办事方式。工作缓慢迟钝。

“科林，你需要什么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什么都不缺。我是来看你的。”小伙子答道。

“看我？”

“就是来看你的。”

“你早晨已经来过。”

“对呀，”他说完脸开始发红，“你早晨挺忙的。”

“那我现在也忙。”她说道。

他咬了咬舌头，舔了舔大嘴唇，并且看了我一眼。然后咧着嘴

笑了起来。

“穆丽尔，我得了一辆新摩托，停在门外呢。”他说道。

“刚刚出厂的。”他又说道。

“小伙子想让你瞧瞧他的摩托。”我插了句。于是她走了出去，看了看摩托。

当她回来时，她已经把小伙子打发走了。

“听那雨声。”她说道。

“天啊，我都厌透这行当了。”她接着说道。

“哪一行？是旅店这行当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是呀，讨厌到了牙齿背。”

“但你牙齿长得挺好的。”我说道。

“来的都不是以前那一类型的人了，”她说道，“我们全家都有一副好牙齿。”

“不是哪一类型的？”

“我在这儿五年了，根本就没见到同一类型的人。你绝对见不着正经人。”

“对，如果他们都像车行里的那样傻里吧唧的，不值得你来往的。但你可遇到我啦。”

我就是这样告诉她的。

“哦，到目前还不错。”她说道。

办公室有点冷。她通常穿着外套整天在那儿坐着。她是一个聪明的姑娘，长着亲切温和的下巴，双下巴正在形成。她的额头和鼻子上都长满了雀斑。她有一头铜色的头发。她从杜克旅行用品商店购买她的鞋子，还从毫仑波尔斗篷商店购买衣服。我说我可以帮她买到比她现在穿的更好的长袜。她说她买的東西都有很好的折扣。减价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。她知道如何时时处处节省开支。那天晚

上我开车带她去看电影。我叫科林去帮我把车取出来。

“有一天晚上，就像这样的夜晚，那男孩想让我坐在他的摩托车后面。”她说。

当我们到了电影院，她说：“哦，两个先令太贵了。我们去一个半先令的座位，等灯光暗下来时我们再悄悄挪到两个先令的座位去。”

电影放映到一半，她说：“我在想你父亲是开殡仪馆的。”接着她就笑开了，就和先前一样。

她一向脑子挺灵的。她说：

“有些姑娘等灯光暗下来后就没有自尊了。”

我每次去那镇上都会给她捎上一盒东西。大多是样品，无需花我一分钱。

“不要谢我，得谢公司。”我说。

我每次带她出去都将车座后的帘子拉上，遮住那些样品。科林那小伙子常给我们机油和汽油。他常用可笑的目光看着我。他有一双可疑的小眼睛，看上去总是挺悲哀的。然后，我们便开车上路。周日她不上班。开车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假日。当然，这都算在公司的账上。周日她常带我去看她的家人。早晨出发，吃晚饭和饮茶，一天的外出花不了任何钱。她的父亲在铁道上还是一个人物，已经退休了。他很早时候不知从哪儿得到一些股份，但是她那已婚的姐姐已经拿到该给她的那一份。

他在妻子去世后得了肿瘤。她们只是玩弄老人的感情。这可不对劲。她不愿意接近她姐姐，像她那样去弄钱，但我也不怪她。那是玩弄老人的感情。

每次我们去那儿，科林也来找她。

我常问他：“哦，科林，车弄好了吗？”他可知道怎样对付我。

“不，现在不行。我不能，科林。我告诉你，我要和汉弗莱先生出去。”我常听她对科林这么说。

“他不停地烦我。”她告诉我。

“让我来对付他。”我说。

“不用，他没什么的。”她说。

“如果科林惹什么麻烦，你就告诉我。我看这小子是一个鲁莽的傻瓜蛋。”我说。

“他把挣得的每分钱都花得精光。”她说。

我告诉她，我们知道这样花钱也无可非议，只要能持久下去，但问题就出在这样的花钱是不会持久的。

我们在路上总是会遇到科林。起初我没介意，后来总是遇到，我便开始起了疑心并且觉得有点尴尬。他有一辆新摩托车。车是印度产的，深红色，他常开着它去越野，速度开到极限。穆丽尔和我常开着公司的莫里斯车经过野地去英格莱树林。我在那儿有一位客户。

“到了这附近就不妨做点生意。”我说。

“做什么呢？”她问道。

“啊哈，那正是科林想知道的。”我说。

不出意料，在回来的路上，我们会听到他尾随在后面，由于油燃烧不妥发出爆音。我用手势示意阻止他，让他别跟着我们，在后面吃灰尘。

“我看这是他的小恶作剧，跟随咱们。”我说。

这样我就看着他跟踪。我们可以听到他在后面发出猛烈的噪音，下午英格莱的路上交通比较拥挤。

“让他过去，”穆丽尔说，“我不能忍受这些肮脏刺耳的噪音。”

我挥手让他过去，他便飞快地开了过去，围巾飘扬，一路闪耀